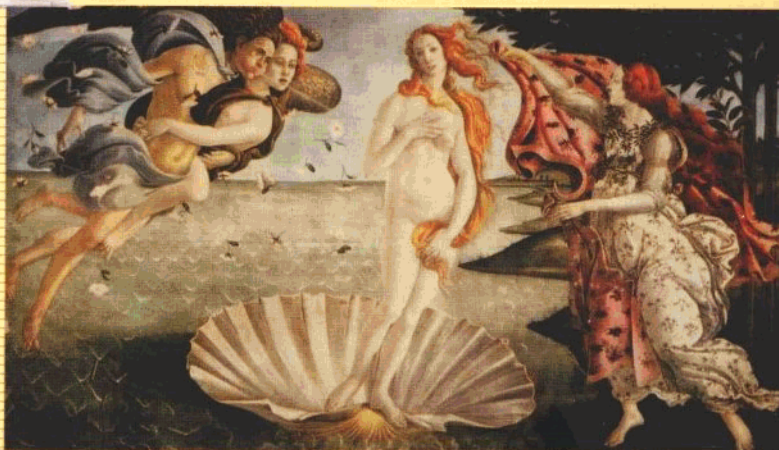


SHIJIEJINGDIANWENXUEMINGZHUUYILIN

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译林



复活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译林

复 活

· 上 ·

托尔斯泰(俄国)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 一 部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比较小的地方，而且尽力把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任何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他们清除了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他们乱砍树木，把鸟兽赶尽，可是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也依然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生意盎然。桦树、杨树、稠李树生出发黏的清香树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新芽。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搭窝，就连苍蝇被阳光晒暖，在沿着墙边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全部兴高采烈。唯独人，唯独成年的大人，却一直在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色迷人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人世间的美丽，而是使人趋于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和方法。

因为这个缘故，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领受着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昨天收到的那份编了号码、盖着官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须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人，一男两女，解送到法院受审。在那两名女犯当

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遵照那个指令，看守长走进了女监狱的昏暗而恶臭的长廊。紧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面容憔悴，鬓发花白，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绦，腰上系着一根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玛丝洛娃吧？”她问，同时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

看守长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拉开牢门，此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要臭的空气冲出来。看守长吆喝一声：

“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他又关上牢门，等着。

监狱的院子里也有新鲜的郊外空气，这是风从田野刮进城里来的。然而长廊上的空气却令人作呕，饱含着伤寒病菌，充满粪便、焦油、腐物的臭气，凡是新来的人立刻感到萎靡不振，心情忧伤。女看守虽然已经闻惯这种污浊的空气，可是刚从院子里走进来，也仍然生出这样的感觉。她一走进长廊，就觉得浑身疲乏，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忙乱的声音，那是女人说话声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响声。

“我说，快着点，玛丝洛娃，别磨磨蹭蹭的！”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出牢门，敏捷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鬈曲的头发从头巾里露出来。这女人整个脸上呈现出那种特别苍白的颜色，仿佛是储存在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阔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可是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

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丰满的胸脯高高地隆起。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盯着看守长的眼睛，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看守长刚要关上牢门，不料有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严厉的皱纹脸来。老太婆开口对玛丝洛娃讲了几句话。看守长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就缩回去了。把她们隔开了的牢房里响起了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脸去瞧着牢门上一个安着铁栅的小窗口。老太婆在里边把脸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声音说：“千万不要跟他们说废话，要一口咬定你的话不改。”

“只求有一个结局就算了，反正不会比现在这局面更糟，”玛丝洛娃说，摇一摇头。

“当然，结局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说，摆出做长官的架式，俨然相信自己讲话很俏皮的神色。“跟我来，走”。

从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消失了。玛丝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沿着一道石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每个牢门上的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盯紧他们。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里面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在那儿等着。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员把一份烟味很浓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指着女犯说：

“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那个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红脸，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他军大衣向外翻的袖头里，笑嘻嘻地向他的同伴，一个颧骨很高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目光指着那个女犯。两个士兵就押着女犯走下楼梯，往监狱的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小门的门坎，来到院子里，再走出院围墙以外，然后沿着马路中央穿过闹市。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官吏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的人摇着头暗想：“瞧，这就是不跟我们一样规规矩矩

做人闹出来的下场。”孩子们恐惧地瞅着那个女强盗，唯一放心的是有兵跟着她走，她现在已经不能再做坏事，他们才放了心。一个乡下人卖掉了煤炭，在小饭铺里喝够了茶，这时候走到她跟前，在自己胸前划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察觉众人目光向她这边射过来，就没有转过头，却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一下那些注视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视，使她暗暗感到很高兴。这儿的春天的空气，要比监狱里清爽多了，也使得她感到高兴。不过她已经很久没在石子路上走，当她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在石块上已经走得很痛，她瞧着脚底下，极力想走得轻一点。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走来走去，没有人来打扰它们。女犯的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那只鸽就拍拍翅膀飞起来，从女犯的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股清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想到自己的处境，就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是极其平凡。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女，这女农奴在乡下随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姑娘手下做工。那个没结过婚的女人年年都生一个孩子，按照乡下人的习惯，孩子受过洗，然后做母亲的却不给这种违背她意愿、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妨碍工作的孩子喂奶，于是孩子很快就饿死了。

就这样有五个孩子相继死掉。他们都受过洗，个个都吃不到奶，就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同一个过路的茨冈私通后生下来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老姑娘当中有一个到牲口棚里来了一趟，责斥饲养员不该把奶油做得有牛骚气。当时产妇带着白白胖胖的娃娃正在牲口棚里躺着。老

姑娘为奶油做得不好吃骂了一阵，又骂她们不该让刚生过孩子的女人睡在牲口棚里，说完正要走掉，忽然看见那个娃娃觉得很可怜，就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她果然给小姑娘受了洗，事后怜惜她的教女，常给那母亲送些牛奶和钱去，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从此叫她“救下来的姑娘。”

小孩长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畜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是个累赘，就让老姑娘把小姑娘带到她们房中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异常活泼可爱，两个老姑娘经常拿她来消遣解闷。老姑娘是姊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女孩受洗的就是她，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教她念书，一心想收她做自己的养女。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说应当叫她做女工，做一个出色的使女，所以要求很严，遇到心绪不好就惩罚小姑娘，甚至打她。于是小姑娘处在两种影响之下，临到长大成人，就成了一半是侍女，一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既不叫卡特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缝补衣服，收拾房间，用白粉拭擦圣像的铜框，烤肉，磨咖啡豆，煮咖啡，洗零星东西，有时陪两个老姑娘坐着，给她们朗诵书本解闷。

有人来给她提亲，可是她一概拒绝，觉得跟那些向她求亲的卖苦力的人一起生活一定太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里的舒适日子了。

她就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在念大学和家财豪富的公爵，到她们家里来了。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表白，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奔赴战场的旅途中到姑姑们家里来住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夜诱奸了卡秋莎，动身那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了五个月后，她才断定自己已经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变得性情烦躁，一味想着怎样才能避免即将等待

着她的羞辱。她不但服侍老姑娘不热心，不仅敷衍了事，而且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姑娘说了不少顶撞的话，还说了不少粗话，事后懊悔了，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就把她放走了。她从她们那里出来后，到一个警察局长家里去做侍女，可是在那儿只待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是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却一味纠缠她，有一次，他逼得特别厉害，她心中火起，骂他“混蛋”和“老鬼”，狠狠地推他的胸脯，把他推倒在地。她因为无礼而被解雇，这时候她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不久就要分娩了。她寄居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那人既是接生婆，又兼做酒生意。她分娩很顺利。可是接生婆刚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那男孩一生下来就只好送到育婴堂里去，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儿就立刻死了。

卡秋莎当初住到接生婆家里时，身边一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做工挣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公爵少爷送给她的。可是等她从接生婆的家离开时，身上只剩下六卢布了。她不懂得省钱，不但自己花，而且别人问她要钱，她也总是给。接生婆收她四十卢布的生活费，作为两个月的伙食和茶叶钱。为了送孩子进育婴堂她花掉了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向她借四十卢布买一头奶牛，另外有二十卢布，做了点衣服，送了点礼物，就花掉了。因此临到卡秋莎康复时，身边已经没有分文，不得不找工作。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了工作。林务官虽然已经有妻子，可是也跟那警察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开始纠缠卡秋莎。卡秋莎厌恶他，极力回避他。可是他比她狡猾老练，有心计，主要因为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抓住一个时机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碰见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待在一个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不肯示弱，双方厮打起来，结果这个人家没有给她工钱就把她撵了出来。此后卡秋莎到城里去，在她姨母家里住下。姨父

是装订工人，以前日子过得很好，后来主顾越来越少，借酒解闷，把能够到手的东西都拿去变卖换酒喝了。

姨母开一家小小的洗衣店，借此养活儿女，供养潦倒饥饿的丈夫。姨母约玛丝洛娃在她的作坊里做一名洗衣女工。可是玛丝洛娃见到姨母那里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生活，犹豫不决，就到佣工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工作找到了，是在只有一个太太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她去了才一个星期，年纪较大而且生了小胡子的中学六年级学生就丢下功课，缠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他的母亲把责任都推在玛丝洛娃身上，把她解雇了。玛丝洛娃新的工作没有找到，可是说来凑巧，玛丝洛娃到佣工介绍所去，却在那儿碰见一个太太，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镯子。那个太太弄清谋事的玛丝洛娃的情况以后，留下地址，约她去找她。玛丝洛娃就到她家里去了，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葡萄酒，同时打发她的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走进房间里来，这个人留着很长的白发和白胡子。这个老人一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含笑打量她，跟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新从乡下来的雏儿。”后来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对她说这人是作家，很有钱，只要她能如他的意，他就不会舍不得花钱。她果然如了作家的意，他给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常跟她相会。那笔钱一部分付清她在姨母家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的衣服、帽子、丝带。很快就用完了。过了几天作家又派人来找她。她就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叫她搬到一个独门独户的寓所里去住。

玛丝洛娃在作家租下的寓所里住着，却爱上了同院住着一个快乐的店员。她自动对作家说了这件事，然后又搬到一个更小的单独的寓所里去住。店员起初答应要跟她结婚。可是后来却不辞而别，到诺夫哥罗德去，这分明是把她遗弃了。玛丝洛娃又剩下孤零零一人了。她本来想独自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答应。派出

所长对他说，她只有领到黄色执照，接受医生检查以后，才能单独住下去。于是她又回到姨母家里。姨母见到她穿戴着时髦的连衣裙、斗篷和帽子，就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再也不敢要她做洗衣女工，认为她现在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对玛丝洛娃来说，考虑做洗衣女工的问题也根本就不存在了。现在她怀着哀怜的心情瞧着前边房间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干瘦的洗衣女工所过的苦役般的生活，那边的窗子不论冬夏一直是开着的，她们就在肥皂水的三十度蒸汽里洗熨衣物，她们中有些人已经得了肺病。她一想到她也可能做这种苦工，就不由得感到恐惧。

就在玛丝洛娃缺乏保护人而无生活着落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领家找到了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香烟了，可是在她跟店员姘居的后期，和他抛弃她以后，她又越来越喜爱喝酒。酒所以吸引她，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味醇美，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喝酒能使她忘掉她曾经历过的一切痛苦，纵情欢笑，相信她的自尊心，而这样的精神状态在她不喝酒的时候却是办不到的。她如果不喝酒，她的心情总是消沉而羞耻难当。

领家设宴款待姨母，灌醉玛丝洛娃，要她到本城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里去做妓女，又向她列举这种地位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选择：或者安于女仆的屈辱地位，必然受到男人的纠缠，发生秘密的和临时的通奸；或者干脆取得这种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为法律所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公开的通奸。她最终选中了后一条路。另外，她想借此报复诱奸她的年轻公爵，报复店员，报复一切曾经欺侮过她的人。同时还有一件事打动她的心，使她下定最后决心的原因之一，那就是领家对她说，她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衣服，丝绒的、费伊绉的、绸缎的衣服或是袒露肩膀和胳膊的舞衫，任凭挑选。玛丝洛娃想象她穿上一件黄艳艳的绸衫，滚着黑丝绒的边，领口开得很低的样子，就再也经不

住诱惑，把她的身份证交出去了。当天晚上领家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

从此以后，玛丝洛娃就开始过一种经常违背上帝和人类道德的犯罪生活，这是千千万万妇女不但得到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许可，而且得到它的奖励所过的生活。这是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倒有九个受着恶疾的折磨、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

她们夜间纵酒作乐，白天昏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多而喝碳酸矿泉水，喝咖啡，身上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在各处房间里没精打采地走动，隔着窗帘往外看，有气无力地互相骂上几句。接着漱洗，抹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服饰跟鸨母吵架，反复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毛，吃油腻的甜食，最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来到陈设华丽、灯光辉煌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同男人们通奸。客人中有年轻人，中年人，也有差不多像是孩子的，有老态龙钟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贫穷的，有健康的，有病弱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界的，有文职的，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又是喧闹又是调笑，又是吵架又是音乐，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傍晚一直响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空下来去睡觉。天天如此，个个星期都是这样，每到周末，她们就乘车去政府机关，即警察局去，那儿坐着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的时候用认真而严格的态度，有的时候却泯灭了大自然为防范犯罪不但赋与人类而且也赋与禽兽的羞耻心，竟用轻薄的嬉笑态度给这些妇女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让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同类罪行。紧接着下一星期还是这样。无论是春夏秋冬，没有假期，她们天天都是如此。

玛丝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七年中她换过了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的妓院生活的第七年，在她初次失身以后第八年，那时她二十六岁，不料她却出了事，使她进了监狱，在监狱里跟杀人犯和盗贼们共同生活了六个月以后，今天被押送到法院去受审。



当玛丝洛娃随着押解兵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走到地方法院那所大厦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当初诱奸过她的那个人，正躺在一架高大的、铺着鸭绒垫褥的、被单已经揉皱的弹簧床上，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子，吸着香烟。他的眼睛呆滞地瞪着前方出神，想着今天应该要做什么事和昨天发生过的什么事。

昨天傍晚他在有钱有势的科尔恰金家里度过一个黄昏，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跟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他回想这些，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丢掉吸剩的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可是忽然改变了主意，把两条光滑的白腿从床边耷拉下来，用脚找到拖鞋。他拿起一件绸料长袍披在丰满的肩膀上，迈开沉重的步子，走到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去，里面充满了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他在那儿用特制的牙粉刷他那些镶补过许多处的牙齿，用香喷喷的含漱剂漱口，然后开始擦洗浑身上下，再用几块不同的毛巾擦干。他拿香皂洗手，用刷子剔净长指甲盖，在大理石的大脸盆里洗净他的脸和肥胖的脖子，然后走到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里，那儿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他用凉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满的白净身体，拿毛巾擦干，穿上干净的、熨得平整笔挺的衬衣衬裤和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在梳妆台前坐下，用两把梳子理顺他那鬈曲的小黑胡子和头顶前面那已经渐渐稀疏的鬓发。

凡是他使用的东西，化妆用品，包括内衣、服装、皮鞋、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货色，都很雅致，朴素，耐用，贵重。

涅赫柳多夫在十来条领带和胸针当中随手取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以前做这种事是新奇有趣的，现在却完全无所谓了），然后又把早已刷干净，放在椅子上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这下他虽然算不得精神抖擞，却也总算干净利索，周身喷香地走进了长方形的饭厅。饭厅里，镶木地板昨天已经由三个农民擦得锃光闪亮，上面摆着橡木的大食器橱，摆着一张也很大的、可以拉开的大饭桌，桌腿雕成狮爪的形状，大模大样地叉开来，样子颇为庄严。桌子上铺着一块浆得笔挺，绣着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满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壶、银糖缸、盛着煮开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着新鲜的白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食具旁边放着新收到的信件、报纸、最新一期的杂志《两个世界》。涅赫柳多夫刚要拆信，忽然直通走廊的房门开了，一个上了年纪、体态丰满的女人悄悄地走进来，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的头带，借以遮盖她那渐渐展宽的头发挑缝。她原是涅赫柳多夫的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前不久他的母亲在这个房子里去世，于是她就留在少爷家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经常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过十来年，很有贵妇的外貌气派。她从小在涅赫柳多夫的家里生活，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小名米坚卡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您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鲜事儿吗？”涅赫柳多夫打趣地问。

“这里有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的女佣人早已送来好半天了，可是现在还在我的房间里

等着呢，”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边说，边把信交给他，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等，”涅赫柳多夫接过信来说，察觉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脸上的笑容，不由得皱起眉头。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表示，这封信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依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看法，涅赫柳多夫已经准备跟公爵小姐结婚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达的含义，却使涅赫柳多夫不快。

“那么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看见桌上扫面包屑用的刷子放得不是地方，就拿过来放在原来放的地方，然后悄悄地走出了饭厅。

涅赫柳多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交给她的那封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曲边的灰色厚信纸，看见上面的字迹尖细而稀疏，就读了起来：

“我既然已承担了帮您记住一切事情的责任，把您的事随时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去做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照昨天您用平常那种轻率的作风所应许过的那样，陪我们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了，除非您情愿向州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一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请您务必不要忘记。

公爵小姐玛·科尔恰金娜。”

信纸的背面附着几句话：

“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您务必光临，不管是什么时候。

玛·科”

涅赫柳多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信是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近两个月来对他不断进行的巧妙进攻的又一招，目的在于用无形的千丝万缕把他和她越来越紧地拴在一起。凡是年纪已经不轻而又没有热恋着的男人，对结婚问题总是犹豫不决的，不过除了这点，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向她求婚。这个原因倒不在于十年前他诱奸过卡秋莎，后来把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也不会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却在于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的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现在这种关系已经结束，可是她还没有承认已经一刀两断了。

涅赫柳多夫见着女人很腼腆，正是由于这种腼腆才使那个有夫之妇的心里引起了要征服他的愿望。那个女人是某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那个县里每到贵族选举期间涅赫柳多夫总要去一趟。那个女人果然勾引他发生了关系。一天天过去了，涅赫柳多夫对她变得越来越迷恋了，同时也越来越嫌恶她。起初涅赫柳多夫抵挡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感到对她负疚，因此若得不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涅赫柳多夫认为他即使愿意，也无权向科尔恰金娜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涅赫柳多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面红耳赤心惊肉跳。顿时感到一种精力振奋的状态，每次他面临危险的时候总会体验到这种感觉，然而他的紧张却是多余的。那个丈夫，涅赫柳多夫的主要地产所在的县里的首席贵族，来信通知涅赫柳多夫说：五月底要召开地方自治会特别会议，他要求涅赫柳多夫务必出席，以便在地方自治会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的时候支持他。因为估计在讨论当中将会遭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斗争，根

本就不知道他的不幸的家庭生活。

涅赫柳多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产生的种种痛苦的时刻。他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已经知道这件事，就做好了跟他决斗的准备，决斗时就打定主意朝空中放枪。他还想起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在绝望中往花园里池塘那边跑去，打算投水自尽，他就跑去追她。“我不能到那边去，而且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涅赫柳多夫暗想。一个星期以前他已经给她写过一封态度坚决的信，承认自己有罪，准备用任何方式弥补他的过错，不过为了她的幸福，他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从此一刀两断。他现在就在等待这封信的回音，但没有得到她的答复。她没有回信倒多少是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断绝关系，她早就写信来了，说不定还会像她以前做过的那样亲自来了。涅赫柳多夫听说那边现在有一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心里酸溜溜的，但同时却也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使他能摆脱这种使他苦恼的局面。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写道，他涅赫柳多夫务必亲自回乡一趟以便确定他的继承权，同时就如何继续经营田产的问题也好做出决定：继续依照已故的公爵夫人生前那种办法经营呢，还是按照他以前向已故的公爵夫人提出过而如今又向年轻的公爵重提的办法，也就是增加农具，并且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由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这样的经营方式划算得多。此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是按预定计划本月初应当汇上三千卢布，不料略微耽搁了一下。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因为无论如何也收不齐农民的租金，他们不老实，因而他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纳。这封信对涅赫柳多夫来说是又愉快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感到自己拥有广大的家业，不高兴的是当初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原是赫伯·斯宾塞的热烈的信徒，而且由于他自己是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折服。他凭青年人的耿直和果断，不仅口头

上拥护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而且在大学里就这个观点写成论文，当时还在实际行动上把一小部分土地发给农民了（那块土地不属他母亲所有，而是他本人从他父亲名下继承来的），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他继承母亲的田产而成为大地主，就必须在两种道路当中选择一个：或者照十年前他处理父亲遗留下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的财产，或者默认自己以前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而虚伪的。

第一条道路他做不到，因为他除了土地以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既不愿意去做官，又不愿意放弃已经养成的奢侈生活习惯，再说要丢掉这种生活习惯已经不可能。再者，他也感觉不到改变生活有什么必要，因为他年轻时的那种信仰以及那种要做一番惊人事业的好胜心和愿望，已经没有了。至于第二条道路，那么“占有土地是不正当的”这个明白确凿的观点原是他以前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吸取来的，过了很久以后又在亨利·乔治的著作里找到光辉的论证，现在却要加以否定，这也是他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才使他感到不高兴。



涅赫柳多夫喝完咖啡后，就到书房里去查一下法院的通知，看他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一封回信。要到书房去就得先穿过一个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架上面反放着一幅已经开了头的画稿。墙上挂着几张习作。他看到那幅他下过两年功夫的画，看到那些习作和整个画室，心里就不由得生出一种近来常常特别强烈地出现的感觉，那就是他在绘画方面水平已经无法再提高了。他把这种心情解释为他的审美感发展过于高雅的缘故。但不管怎样，这种感觉毕竟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的天才而辞去了军职。他站在艺术